

赛金花本事

刘半农等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曾经是状元夫人，随洪钧出使欧洲，交接各国政要
曾经是一代名妓，红遍京城与上海，人称「赛二爷」
曾经是一笑倾城，赢得众多文人骚客争相一睹
曾经是巾帼英雄，在八国联军入京时力救万民
曾经「赛瓦公案」轰动一时，成为千古传奇
红粉褪去，却是怎样一个丽人？

还原一个真实的赛金花

赛金花本事

刘半农
等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赛金花本事/刘半农等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ISBN 7-300-0727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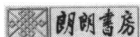
I. 赛…

II. 刘…

III. 赛金花(1872~1936)——生平事迹

IV. K8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5337 号



赛金花本事

刘半农 等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发行热线:010-82503022

编辑热线:010-82503013

网 址 <http://www.longlongbook.com>(朗朗书房网)

<http://www.crup.com.cn>(人大出版社网)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230mm 32 开本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张 13.75 插页 2

印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21 000

定 价 1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编者说明

赛金花这个名字,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一个位置。其所以如此,原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她在庚子之变,即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作为一个风尘女子,不仅她的所作所为一直是一个谜,而且她究竟是值得歌颂的呢,还是应该批判的呢,从来都是有争论的。这个谜,吸引了许多人去猜,而旷日持久的争论,便更引人入胜了。

本书编辑的目的,是辑录一部分关于“赛瓦公案”最早的、最富权威性和典型性的材料,陈述于读者之前。对于专业的历史工作者,可以供研究参考;对于业余的文史爱好者,也不失其为一种很有趣的阅读材料。

所谓权威性和典型性云云,自然是相对而言的。本书所辑的材料,大都是亲见、亲闻,所以都是第一手资料,无疑是具有权威的。但是,关于赛金花的各种自述的本子,作者都自称是赛的真传,而所述却又不无矛盾之处,甚至彼此相牴牾,这就莫衷一是了。如赛金花与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一说系在赛随洪钧出使德国时



即交好，一说根本不认识。赛与瓦在庚子之变时，在北平仪鸾殿的行径，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因此，所谓权威性，便不能不打某种折扣了。我们选辑时，注意到了这一点，将各家之说中比较典型的，各收录一部分，以供分析比较。

从三十年代的“赛金花热”，到“文化大革命”的“批判赛金花热”，说明赛金花在近代的所谓名声，是不容忽视的。作为一个风尘女性，竟成为史学界、新闻界、文艺界，以至政界瞩目的人物，不是没有来由的。赛作为苏州名妓，竟能出入京城，与达官贵胄周旋，这就是那个社会的一个窗口。后来，嫁给状元洪钧，又出使四国，她又成为交际外域的状元夫人了。上述两点，又是使她成为在庚子年间能起特殊作用的奇女子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凡此种种，便成全了她，使这位本来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物，更蒙上一层神秘莫测的色彩。

本书辑录的《赛金花本事》，系选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北平星云堂书店的版本，作者刘半农、商鸿逵。刘半农先生是北大教授，商是他的学生。师生俩访问了赛金花，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但事未竟，刘先生便匆匆辞世，现传《赛金花本事》实际上是由商鸿逵完成的。在本事之后，我们附录了两篇文字。一是台湾省《传记文学》第三十八卷第五期上所载赵效沂的一封信，题为《刘半农撰写〈赛金花本事〉的由来》；一是一九四三年孙次舟在成都整理、出版《重印〈孽海花〉》一书时加的按语，概括了人们对《赛金花本事》的不同看法。这两篇是难得的资料。



刘、商的《赛金花本事》问世后，一时什么“外传”、“传略”、“自述”，又出现很多种。本书所选曾繁编写的《赛金花外传》，系一九三六年上海大光书局版本。这个外传中所述赛的故事，有不少是《赛金花本事》中所无的，加上对一些要害问题所述截然不同，更是研究“赛瓦公案”时不可不看的资料之一。

在编年体裁方面，除《赛金花本事》中所附赛金花年表外，也有多种。其中，本书所选瑜寿著的《赛金花故事编年》，内容翔实，观点鲜明。由于作者亲自访问过赛金花，有些材料，也为别种材料中所未见。

我们附录了三篇材料：一是梦蕙草堂主人所著《梅楞章京笔记》中，有关彻底否定“赛瓦公案”的记录；一是程梦余、程耀芳《回忆赛金花发配原籍》一文；一是上海《大晚报》关于赛金花逝世的报道。这样，赛金花生前死后的情况，便可得到一个完整的印象了。

此外，齐如山著《关于赛金花》，张恨水著《赛金花参与的一个茶会》，以及最后一篇当时对戏剧《赛金花》的评价，都是不可多得的资料。

我们手头搜集的有关资料，还有一些。我们尚未掌握的资料，更多。本辑限于条件，只能做到如此。亟望各界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赛金花本事(刘半农等)	(1)
小序	(1)
家世	(3)
幼小时代	(5)
匆匆一年的卖笑生涯	(6)
嫁洪钧	(9)
在欧洲	(11)
洪钧之歿	(15)
脱离洪氏后在上海之娼妓生活	(17)
在天津开金花班及在北京组织南班之前前后后	(21)
逃京避难	(24)
结识联军统帅瓦德西	(32)
联军肆虐,维护京人	(34)
仪鸾殿之失火	(38)
议和时之谄劝被戕德使克林德夫人	(40)
坠马中伤	(42)
班妓服毒,己身受祸	(44)



煞尾	(50)
年表	(52)

附录：

关于《赛金花本事》(孙次舟)	(59)
刘半农撰写《赛金花本事》的由来(赵效沂)	(63)

赛金花外传(曾繁)

一 故京的一角	(65)
二 一代名花的访问	(66)
三 赛金花自述身世	(67)
四 髻龄已作清官人	(68)
五 嫁给状元洪钧	(69)
六 随洪公使出使德国	(70)
七 结识了瓦德西将军	(71)
八 从德国回来	(72)
九 不幸洪先生死了	(73)
十 重堕风尘	(75)
十一 庚子之变	(76)
十二 联军进了京城	(77)
十三 瓦德西的重逢	(78)
十四 再度的访问	(80)
十五 为民请命	(82)
十六 凄凉的官城	(83)
十七 赛二爷威震九城	(84)
十八 犬马的嗜好	(87)
十九 在长林家里	(88)



二十	坠马受伤	(90)
廿一	瓦德西重订后会之期	(91)
廿二	瓦德西的回忆	(92)
廿三	和议的斡旋	(93)
廿四	又重理旧日生涯	(95)
廿五	因凤灵之死被押	(97)
廿六	狱中的生活	(98)
廿七	被逼出京返苏	(100)
廿八	小花园的色笑	(102)
廿九	风尘知己	(103)
三十	晚景凄凉的孤独世味	(105)
附录:		
	赛金花访问记	(107)
	赛金花故事编年(瑜寿)	(110)
	赛金花轶事汇录(曲江春)	(151)
	曾孟朴述赛金花事	(152)
	赛金花	(155)
	赛金花之生活	(156)
	名妓赛二爷	(158)
	蛰居天桥之赛二爷	(160)
	病榻前订盟的异姓姊妹	(161)
	请求豁免赛氏房捐	(162)
	赛金花看《赛金花》	(163)
	沪四十年代剧社公演赛金花	(164)
	金松岑与赛金花	(166)



洪钧	(167)
从赛金花逝世说到仪鸾殿失火	(169)
公理战胜牌坊与赛金花	(170)
附录:	
曾孟朴与赛金花(商鸿逵)	(173)
关于“瓦赛公案”(梦蕙草堂主人)	(176)
回忆赛金花发配原籍(程梦余、程耀芳)	(178)
《大晚报》报道赛金花逝世(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四日)	
.....	(182)
关于赛金花(齐如山)	(186)
附录:	
赛金花参与的一个茶会(张恨水)	(196)
关于话剧《赛金花》(A 记者)	(201)

赛金花本事

刘半农 商鸿逵

小 序

去冬一日，我和半农先生在北大研究院闲话，提起赛金花，他说：“听说有人要给她写法文的传，我们先给她写个国文的吧！你有没有兴趣？这个人在晚清史上同叶赫那拉可谓一朝一野相对立了！”我当时便回答：“好极！我们就写。”后来又会同郑颖孙先生商量了一下，主意决定，就着手筹办起来。

那已是旧历腊月了，把赛邀了出来，我们是隔天一会，一连有十几会。她一生紧要的事迹，总算都叙述了一遍。结果，有些是叫我们很满意，有些却也叫我们很失望！满意的是，从这一谈里解决了我们许多疑惑的，或不明了的事情，例如：她在欧洲时的生活，是那样平淡，那里像小说中一味的胡诌乱谤，说赛怎样怎样热恋瓦德



西。据《李瓦问答》，瓦到北京，年已六十八岁，那么，她在欧洲时，瓦已半百之翁矣！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妇，会迷恋上一五十开外的异族老头儿，岂不笑话！伊之能结识瓦，料来，因为妓女身分，且娴德语故也。不问庚子时，即在今日，欲觅一美姿容、精德语之中国妓女，亦必戛戛乎难矣！又立克林德牌坊时，她会谆劝克林德夫人，这算是她一生最紧要而不可埋没的一件大事，已往史家或不知，或隐讳不肯说，实不应该。盖我国自鸦片战争以来，这九十四年中，因国势孱弱，每战必败，办外交的，办的好落个“委曲求全”，办不好便“丢人撒脸”。庚子外交，尤其糟糕，应付大感棘手矣！而能有这么一个妓女出来帮帮，虽不必怎样颂扬她，但总还值得一道罢！失望的是：我们起初总觉得她能把晚清时诸名人的私生活，说些出来给听，那知她以学识缺乏，当时即未能注意及此，迄今更如过眼云烟，不复记忆矣！甚至提一人，道一事，也不能尽其原委，故本书曾参询过许多人始克写竟也。

这本书，从访问到写竟，写时已将十个月，时间也算够长了。可是中间耽误的时期却有九个月，我是早就把谈话草草的编写了一过，便搁放在一旁，每逢和半农先生见了面，总当闲话谈它：怎么分章，用什么体裁，搜罗像片……说完了，彼此就又忙起别的事来，总没得功夫趴在桌上好好的把它写一下——一直到半农先生歿！

半农先生歿后，关于这本书，我就连谈也不愿谈了。因一谈便想起了半农先生，心里着实难过！偏偏一班朋友们见我这就打听，总是下警告似的说：“赶快写了吧！不然，恐怕继《孽海花》六集六



十二回的十集一百二十四回《冤海花》就要出版了。”我想了想，还是写了好，这才用了三周夕的工夫，粗枝大叶的写了这么三万多字，好吧，坏吧，由它了！几条“撰例”却要说明：

一、本书完全根据了她的谈话，删其屑烦无谓，理其颠倒重复。

一、写到一处，偶然有感，便附上一段二段的话，这也不过是小作考证，聊抒己见云尔。

一、书中所引人名地名，有些因谈者已不知为何字，撰者只好推意记音而已，舛误难免。

末了，我还要诚恳的向胡适之、曾觉之、郑颖孙三先生致谢，他们对于这本书的体裁上很给指教！此外，陈执中兄替作封面，刘墨厂兄替摹像，尤感！

鸿逵

民国二十三年十月九日夜

家 世

我本姓赵，生长姑苏，原籍是徽州，家中世业当商。我的父亲就生在徽州，十二岁上，因闹长毛（即太平天国，以其披发，俗皆呼曰长毛），我们徽州很受蹂躏，家人都四散奔逃了，他只身便跑到苏州找我祖父。那时我祖父正在苏州与一叫朱胡子的合伙开铺。后



来乱事平定，也没有回本乡，就在苏州落户了。我的母亲苏州人，姓潘，容貌长得很美，性子又温和，亲友们都称她贤慧。生我那年是同治末年，她整整三十岁。这时候，我家住在苏州城内周家巷。

我的祖父叫赵多明，人极忠厚，笃信神佛，天天烧香磕头，求着多子多孙。后来果然求得八个儿子，但不幸因闹长毛都流离失散了，以后也迄无音讯，不知死活，剩下的只有我父亲一人。

我的祖母是一位很有才干很有经验的人，家务都归她主持，只是脾气太大，约束家人严厉极了。偶犯小过，便遭申斥，家里人没有不怕她的。惟独对于我却特别钟爱，从未打过一下，骂过一句，一切饮食服用，也都很精心细意的给预备。这也是因我小时就很聪慧，会伺候她的缘故。她的身体原来很健康，因我嫁了洪家不久，便要随洪先生赴欧洲，她着实舍不得叫走，却又无法拦阻，心里总是在挂念。到了欧洲，我又不能常给家写信，因此使她渐渐的竟忧虑成了病，以致不起！临危时，还叨叨絮絮地说：盼望见我一面，这样辽远的路程，怎么容易回来呢？

我还有一弟弟，中年病歿，已娶妻，无子。

“彩云”是我的乳名，姓傅是假冒的。因那时常常出去应酬客，为顾全体面，不好意思露出真姓氏，便想得一个富字，取“富而有财”之意，后来人们都把它写成人旁的傅字了。嫁了洪家，洪先生给取名“梦鸾”。脱离洪家后，又改为“梦兰”。

我们赵家在徽州也是大族，人口繁殖。后分二支：一曰千户堂，一曰积禧堂。有两个祠堂，修盖得都非常壮丽。



〔附言〕

或谓伊之姓赵，也是冒出，实乃姓曹，为清代某显宦之后。

幼小时代

我小时就很聪敏，什么礼节全懂得，也会款待人。七八岁时，家中有亲友来，总是我先打招呼，装烟倒茶，陪着人家谈话。亲友们因此都很喜欢我，一到我家，便忙着打听我，找我。我祖母本来是个最讲究体面的人，见我如此，便对我更加疼爱，常常听到她在人前夸赞她的孙女如何如何的好。

我到了十几岁，出落的俊俏非凡。又天性喜欢妆饰，就爱擦胭脂、抹粉、穿好衣裳。一打扮起，人人都说好看。都说：“这小妮子，不知将来要被那个有福的娶了走呢！”渐渐苏州城内没有不知道周家巷有个美丽姑娘的了。有时我在门口闲立，抚台、学台们坐着轿子从我跟前过，都向我凝目注视，常常弄得我很害羞的跑进家去。

我们徽州有一种食品，叫“状元饭”，是用红苋菜加猪油拌饭。我小时最爱吃这个，有人便说我：“将来必定要嫁个状元。”后来果然嫁了洪先生（名钧，同治戊辰科一甲一名进士），这也是前生注定的姻缘罢！

我从小就说苏州话，官话是后来才学会的。我家里人都说徽州话，只有我母亲，因是苏州人，她说苏州话。



这时候，我家的经济状况已渐渐感觉困难。祖父同朱胡子合伙开的当铺，已因赔累不堪倒闭了。父亲是没有什么能力出去作事的，家里又没有多大积蓄，差不多全靠着借债典卖度日，我祖母整日价愁得什么似的。但为顾全体面，还竭力支撑着门面，不愿意显出困窘的样子，叫人家知道笑话。

匆匆一年的卖笑生涯

我家有一使女，名唤小阿金，是我母亲陪嫁过来的。后来家里的境况越来越穷，就把她打发走了。她出去先跟了别家，后又归一姓金的，名叫金石泉。金有一妹子叫云仙，当时在苏州很出风头的一个“拉纤”的，交际很广，苏州的阔人差不多她都认得。她久已闻知我的艳名，想着引诱我为娼，从中图利，只苦于无法着手。小阿金一到她家，她有了法子，就授命小阿金托词来我家闲玩，寻机会先把我诱到她家，俟慢慢的熟了再下手。

这时我才十三岁，虽然聪明，究竟幼稚，又从小便喜欢同小阿金在一块，现在她能常常来家伴我嬉戏，更邀我出去游玩，心里怎不愿意？每次都是瞒了祖母偷偷的走，她若知道了，是不会叫我出去的。

有一天，是个春季，小阿金把我领到金家。金云仙道：“今天天气清爽，我们一同到外边逛逛，好么！”我是贪玩，那里都愿意去。



我们就出了城，见河里有许多只船，布置的全很讲究，船上人有的在那儿豁拳吃酒，有的唱曲，煞是热闹。一会儿，船上有人向我们打招呼，金云仙就领我上了那船。坐下后，船里的人都和我攀谈斗笑，我觉得这很好玩，也不害羞。在一船上坐了不大功夫，又到一船，也是这样说说笑笑，一连串过有十几只船，才同她们回家。心里只知道这是玩，那晓得原来这是她们假词游逛，骗我到花船上去“出条子”。当时每一个清倌条子是给四块银元，这次金云仙借着我，凭空的赚了好几十元钱。

以后，便连着同她出去过几次，家里人全不知晓。一天，又随她到一处，恰巧有本地官员在座，睹我惊讶，道：“这不是周家巷里的那个姑娘么？”我听着暗笑，心里说：“怎么不是。”

渐渐外边的人们，有些说闲话的了。家里也已知道，我祖母很难过了些时，还是我母亲竭力的劝解，说：“家里的境况，这几年很是困难，叫彩云出去赚几个钱回来，多少总能有些补助。过一二年再给她物色一个才貌兼全的夫婿，好好的嫁了，也没有什么不对。”祖母想了想：家里也实在是没有办法，只好答应。

我是只作清倌，应酬条子。苏州那时候也没有“花捐”。妓女在家里不招待客，多半都在花船上，或径到客的宅里。

到了五月里，因有个吴三大，脾气太倨傲，一日招我侑酒，嫌我对他太不客气了，大闹一顿，摔毁许多器物，把我吓坏了。从那次就没有敢再出去。后来还是洪先生派人来叫我，说了好些谦逊话，才又出去。